

付马

著



丝绸之路上的 西州回鹘王朝

9~13 世纪
中亚东部历史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丝绸之路上的 西州回鹘王朝

9~13 世纪
中亚东部历史研究

付马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9~13世纪中亚东部历史研究 / 付马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5

(九色鹿)

ISBN 978-7-5201-4811-5

I. ①丝… II. ①付… III. ①回鹘-民族历史-研究-吐鲁番地区-9世纪-13世纪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88885号

· 九色鹿 ·

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

——9~13世纪中亚东部历史研究

著 者 / 付 马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郑庆寰 赵 晨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 (010) 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2.25 字 数：277千字

版 次 /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4811-5

定 价 / 68.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丝绸之路在前近代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几大文明交流的桥梁，而今新疆所在的西域地区正处在文明交会的路口，生活在西域地区的各民族的先民在历史上共同承担着维护丝绸之路、传播东西方文化的重任。其中，公元 9~13 世纪立足于东部天山地区的西州回鹘王朝，就在丝绸之路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我们知道，自唐代中叶以降，因为西北民族的隔绝，中原汉文史料对西域地区的记载较少，阿拉伯、波斯文著作也因为作者距离遥远，语焉不详；当地出土文书和文物比较零碎，又大多被外国探险队掠至欧美、日本，分散于各国。所以，这一时段的西域史号称难治，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断绝。付马博士知难而上，利用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进修学习的机

会，系统收集了海外有关回鹘文等出土文献研究成果，并接触了芬兰、德国所藏新疆出土文书原件，全面把握国内外所藏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汉文、粟特文、摩尼文文书中的信息，以及传世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等原始文献，对相关研究成果经过仔细的阅读和消化理解，准确地把文书中的相关信息提炼出来，纳入其对西州回鹘王朝政治进程、族群认同、城镇建设的相关讨论当中，对前人的研究有了全面的推进。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他有力地论证了这一时段丝绸之路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在西州回鹘王朝的经营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特别指出，西州回鹘对唐朝遗产的继承是丝绸之路延续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个结论，是他对丝绸之路研究以及西域历史研究的重要学术贡献。

付马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09年，他想跨专业来报考我的研究生。我开始以为“驸马”难教，不甚热情相待。但他执着于历史学，随即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先后随我攻读隋唐史专业的硕士学位和中外关系史专业的博士学位。在学期间，他曾赴赫尔辛基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进修深造，与国际同行切磋学术。现在，他又和我合作进行他的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研究。他英语能力超强，方便他接受阿尔泰学、突厥学和欧洲古典语文学的训练，逐渐掌握了回鹘语等古代民族语文，并能运用英、德、日、法、土耳其等现代外语阅读文献，符合今天国际学术交流的严格要求，是一个跨学科、多语言的学术人才。我越来越感到他治学态度严谨，时常有新的想法和发现，研究成果优异，而又年富力强，前途未可限量。

付马的研究方向主要聚焦在中古时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民族与文化上，这也正是我过去曾经着力研究的唐宋归义军史、西域史及中外关系史的范围。与付马一起讨论西州回鹘王朝，听他讲述一个

个新发现，我为他取得的成果感到高兴。日前付马拿来刚刚完稿的《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翻阅一过，欣喜莫名，因略述其学术研究之脉络及学术贡献，聊以为序。

荣新江

2019年4月24日于朗润园

目 录

导论 西州回鹘史：史料与研究状况 / 1

史料 / 6

研究状况 / 47

第一章 前史：东部天山地区进入回鹘时代 / 72

从“二庭四镇”到回鹘时代 / 72

漠北回鹘对东部天山地区的统治 / 85

从回鹘西迁到西州回鹘政权的建立 / 100

第二章 西州回鹘建国史的重构 / 106

西州回鹘王朝建立之初的挫折 / 106

回鹘文历史文献 xj 222-0661.09 所记史事的性质 / 115

西州回鹘对东部天山地区的统治 / 132

第三章 回鹘不是“突厥”

——回鹘文献中的“突厥”与回鹘的族群认同 / 155

回鹘的自称 / 156

漠北时代的回鹘与“突厥” / 159

回鹘文献中的“突厥” / 161

对“突厥”的贬低和对“突厥语”的接受：渊源初探 / 168

小 结 / 177

第四章 回鹘时代的北庭、西州与伊州 / 178

回鹘时代的北庭城 / 178

回鹘时代的西州诸城 / 196

宋元之间伊州地区独立政权的出现 / 225

第五章 回鹘时代的丝绸之路天山南道诸城 / 239

焉 耆 / 240

龟 兹 / 242

拨 换 / 245

巴 楚（据史德） / 249

喀 什 / 254

第六章 回鹘时代的丝绸之路天山北道 / 259

隋唐时代天山北道的兴起 / 261

回鹘时代文献所见天山北道各地 / 264

从游牧带到城市带：回鹘时代天山北道的文化转型 / 280

小 结 / 282

参考文献 / 284

致 谢 / 342

导论 西州回鹘史：史料与研究状况

回鹘本是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游牧部族。“回鹘”一名最早见于唐贞元年间，但该族群此前已经先后以“袁纥”“韦纥”“回纥”等名称出现在汉文文献中。这些名字与“回鹘”一样，都是其本族语言自称“uyğur”在汉文中不同形式的转写。早在北魏时代，他们便以“袁纥”之名出现在史册中。当时他们是漠北高车部落联盟的一部。到隋代，他们在汉文文献中被记为“韦纥”，受突厥汗国统治。隋炀帝大业年间，韦纥与仆骨、同罗、拔野古等部族反叛突厥汗国独立，自称“回纥”。此后直到中唐，“回纥”一直是该族群在汉文语境中的名称。

公元8世纪中叶，回纥取代突厥，在蒙古高原建立起强大的汗国，成为威服诸部的霸主。762年，回纥汗国牟羽可汗率军进入中

原与史朝义叛军作战，助唐朝最终平定安史之乱。次年，他携4名摩尼教僧人返回漠北，开摩尼教于回纥汗国。788年或789年，回纥上表唐朝，请求改名“回纥”为“回鹘”，获得唐朝的许可。从此，“回鹘”成为该族群在汉文语境中的正式名称。789年，吐蕃大军攻至唐北庭，回鹘出兵助唐，与吐蕃在东部天山地区展开了正面交锋。这场争夺的结局是回鹘汗国击败吐蕃，将东部天山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到9世纪初，回鹘汗国已经在东部天山地区建立起稳定的统治秩序，并将势力范围辐射至中亚西部地区，成为欧亚草原东部最强大的政权。840年，回鹘汗国在天灾、内乱和外敌黠戛斯的进攻之下土崩瓦解，其部众向不同方向迁徙。回鹘贵族庞特勤率十五部西迁，后在原唐朝安西都护府的中心地区龟兹、焉耆一带建立政权。该政权被学界称为“安西回鹘”。866年，北庭的回鹘首领仆固俊异军突起，攻占西州等地，以西州和北庭为中心建立“西州回鹘”政权。大约在9世纪末，西州回鹘攻灭安西回鹘，在东部天山地区建立起稳定的统治。

西州回鹘在汉文文献中又称“和州回鹘”“龟兹回鹘”“阿萨兰回鹘”等，亦常被学界称为“高昌回鹘”。在10~11世纪，西州回鹘是中亚东部最为强大的政权，是连接中原内地、中亚伊斯兰世界和草原地带的纽带。回鹘人本族语言是古突厥语的一种方言——回鹘语。在漠北回鹘汗国时代，回鹘人最初沿用突厥汗国的官方文字突厥鲁尼文；后来也开始采用粟特文拼写其语言。他们以粟特文为基础创制本族文字回鹘文，至迟在9世纪将其用作官方文字。19世纪末叶以来，吐鲁番地区陆续出土大量回鹘文写本、刻本资料，属于西州回鹘王朝及蒙古统治时代，反映了西州回鹘居民丰富的精神文化风貌。这些文字资料为学者研究西州回鹘历史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除回鹘文以外，汉文也是西州回鹘王朝早期通用的文字之

一。在吐鲁番出土的一些西州回鹘时代的公文书上可见西州回鹘宰相所用的一种印文，作：“大福大回鹘国中书门下颉于迦思诸宰相之宝印”，反映了西州回鹘人对其政权的正式称谓是“大福大回鹘国”¹。可知西州回鹘人在汉文语境下的自称仍是“回鹘”。后周太祖广顺元年（951）春二月辛丑，“西州回鹘遣使贡方物”²。是为该政权以“西州回鹘”之名首次见于史乘³。

12 世纪初，辽朝王族耶律大石率部西迁中亚，建立西辽政权。西州回鹘逐渐丧失独立地位，成为西辽的属国。13 世纪初，蒙古汗国崛起，西州回鹘背叛西辽而归顺蒙古，东部天山地区被纳入蒙古汗国势力范围。因其较早归顺且文明程度冠于西北诸部，西州回鹘的精英人士颇受蒙古统治者重视，多有入中原效力者。在元代的汉文文献中，逐渐固定以“畏兀儿”“畏吾儿”等词指称西州回鹘地区的非穆斯林人口。本书所论说史事的年代主要在西州回鹘归顺蒙古汗国之前，因此笔者统一用“回鹘”指称该族群、用“西州回鹘”指称其政权，以求行文一致。在蒙古统治时代，西州回鹘所处的东部天山地区已经开始伊斯兰化。到 15 世纪，当地信仰佛教的人口已不占多数，佛教文化已然衰落。随着统一政治体的消失和文化信仰的转型，西州回鹘人的政治 - 文化共同体意识逐渐瓦解，该族群 - 政治体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西州回鹘人活动的地理空间是东部天山地区。天山山脉横贯

1 此种印文最早见于黄文弼先生所获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参见耿世民《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考古学报》1978 年第 4 期，第 498 页。后来学者又陆续在四件回鹘文书上发现此种朱印，参见松井太「西ウイグル時代のウイグル文供出命令文書をめぐって」『人文社会論叢』（人文科学篇）24、弘前大学人文学部、2010、35 页。

2 《旧五代史》卷一一一《周书·太祖纪》，中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2015，第 1710 页。

3 “西州回鹘”一名最早见于唐大中五年（851）前后所下一篇制文，但其所指乃是漠北回鹘汗国破灭后割据在西州一带的回鹘势力，而非 866 年建立的西州回鹘政权。详见下文。

我国新疆中部，向西延伸至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地理学意义上的东天山指天山山脉东部的博格达山、巴里坤山和喀尔力克山等山岭。在历史研究中，“东部天山地区”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东部天山地区所指正是东天山及其南、北两麓的盆地、草原地带¹。处在其中的吐鲁番盆地、吉木萨尔以及哈密盆地恰是西州回鹘政权的核心地区。广义的东部天山地区则在狭义范围之外，再加入位于焉耆、库车和阿克苏以北的天山山脉及其南北的绿洲、草原地带，其大致范围相当于唐代北庭都护府辖境和安西都护府下龟兹、焉耆两镇所辖之地²。自8世纪末叶起，该地区落入漠北回鹘汗国的控制之下，后来又成为回鹘西迁的目的地。9世纪中叶，西州回鹘政权崛起，随后将该地区纳入势力范围。直到11世纪中叶，该地区几乎与西州回鹘政权的疆域重合。因此，近年来专门研究西州回鹘历史的学者多采取广义的东部天山的概念³。本书中的“东部天山地区”即取此广义概念。

西州回鹘王朝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历史与丝绸之路密不可分。抛开丝绸之路的背景研究西州回鹘历史，抑或在不理解西州回鹘历

- 1 参见松田寿男『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学的研究（増補版）』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0、40-42頁。安部健夫『西ウイグル国史の研究』集文堂書店、1955、564-565頁；（汉译本）安部健夫：《西回鹘国史的研究》，宋肃瀛等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第413頁。
- 2 在回鹘时代的一些中古伊朗语和古突厥语文献中，这片区域被称为“吐火罗斯坦”（Tohristan）。此说由荣新江先生最近提出并做出有力论证，值得学界重视，参见荣新江《所谓“吐火罗语”名称再议——兼论龟兹北庭间的“吐火罗斯坦”》，王炳华主编《孔雀河青铜时代与吐火罗假想》，科学出版社，2017，第181-191頁。
- 3 华涛将东部天山地区等同于唐安西、北庭地区，参见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45頁。森安孝夫认为东部天山地区包括“高昌、伊吾、焉耆、龟兹”等地，参见森安孝夫『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序文ii。

史的情况下讨论 9~13 世纪的丝绸之路东段，都很难准确地把握历史的全貌。厘清西州回鹘历史的基本问题，正是为进一步研究唐、元两代之间陆上丝绸之路历史打下基础。一般认为，陆上丝绸之路在盛唐时代一片繁荣，而随着唐朝势力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渐退出西域，陆上丝绸之路也随之衰落。在研究丝绸之路的著作中，唐代以后、元代以前的陆上丝绸之路往往被一笔带过，甚至忽略。这种现象的产生，跟中唐以后传世汉文史料对东部天山地区缺乏系统记载有关。而正是史料和相关研究的缺失，给世人造成了陆上丝绸之路在盛唐以后步步走衰的错误印象。通过对西州回鹘历史的重构及对 9~13 世纪丝绸之路东部天山段的复原，本书将展现出这样一幅历史图景：丝绸之路东部天山段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在西州回鹘治下得到进一步发展。东部天山地区的城市文明在此期间有了极大的发展，这正是丝绸之路经济繁荣的写照。

自 8 世纪末漠北回鹘汗国占领东部天山地区起，到 15 世纪末吐鲁番盆地居民主体伊斯兰化为止¹，回鹘人作为主要族群在这一地区活跃了 700 年之久，发展出独特的西州回鹘文明。西州回鹘作为一支独立政权存续了约 300 年时间，是唐元之间中国西北地区最重要的民族政权之一。然而，在传世的汉文史籍和波斯、阿拉伯文历史地理文献中，有关西州回鹘的记载支离破碎，且颇多抵牾之处。这种情况使学界长期无法形成对西州回鹘历史面貌的整体把握。对其历史的具体细节，学界也颇多争议。甚至一些基础性的问题都尚未得到充分的回应。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属于西州回鹘时代的各种语文文字资料陆续被语文学家刊布。其主体虽为宗教文献，但其中钩稽出的史料已形成一定体

1 冯家昇、程溯洛、穆广文编著《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民族出版社，1958，第 151~154 页。

量。这些资料已经足够与中原地区、伊斯兰世界的传世文献相互发明，为我们提供了补写甚至改写西州回鹘历史的可能。波斯文献记载，西州回鹘人已有本族的史书。在出土文字资料中就发现有这类文献的残卷（片），堪称其中最具史料价值者。本书旨在利用这些新史料，参照传世文献的记载，厘清西州回鹘历史的一些重要问题。搜集、吸收、利用这些资料需要了解百余年来中国西北地区出土文字资料的流散、收藏和刊布情况，追踪国际语文学界的研究动向，掌握相关民族语文的语文学、文书学知识，且要熟稔相关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传世文献。上述要求限制了学者对于这类资料的系统利用，因此对西州回鹘历史的研究尚未充分获益于新资料的涌现。在正文论述开始之前，笔者尝试对出土文字资料，尤其是与西州回鹘历史相关的回鹘文资料做全面梳理，为学界提供这类史料的整体面貌。其后，笔者将梳理 20 世纪中叶以来各国学者对西州回鹘历史诸方面的研究史，尤其侧重介绍国内外学界利用出土文字资料研究西州回鹘历史所取得的成果，旨在为今后西州回鹘史、9~13 世纪西北史地的研究提供基本的史料学和学术史的铺垫。

史 料

汉文传世文献和阿拉伯、波斯文历史地理文献对西州回鹘历史的记载都极为有限，其中还含有一部分辗转传抄的二手信息。传

世文献提供的相关史料已经被前辈学者充分讨论。我国学者曾分别对不同时期汉文传世文献中有关回鹘、畏兀儿的史料进行整理、校注,方便学界研究利用¹。阿拉伯、波斯文历史地理文献有关西州回鹘的记载也曾被学者系统归纳、讨论²。19世纪末20世纪初,鄂尔浑-叶尼塞古突厥语碑铭、敦煌-吐鲁番古突厥语文书和以《突厥语大词典》为代表的与古突厥语有关的抄本的发现使古突厥语语料的数量激增,为突厥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类资料中与西州回鹘有关的部分也为推进西州回鹘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笔者下面将以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新出文书、文献资料为中心,梳理其中与西州回鹘历史相关的史料。

1. 《突厥语大词典》(*Dīwān Luyāt at-Turk*)

此书由喀喇汗王朝贵族马合木·喀什噶里(Mahmud al-Kašğari)于11世纪70年代以阿拉伯语写成,是其献给黑衣大食哈里发、向其介绍突厥语族各部语言习俗诸方面之作。喀什噶里出身喀喇汗王朝统治阶级,据其书现存抄本中出现的4处纪年,学者考证此书的

- 1 陈高华先生曾汇编与元代畏兀儿人有关的汉文资料,包括大量取自元人文集、内容详于正史的一手史料,参见陈高华编《元代维吾尔、哈刺鲁资料辑录》,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同氏关于明代吐鲁番、哈密地区的史料汇编也于近日重刊,参见陈高华编《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2017。刘美崧先生充分利用汉文史料校注两《唐书》的回纥(鹘)传,参见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冯志文、吴平凡将唐代至元代汉文正史中关于回鹘的史料按年系录,方便学者检索,参见冯志文、吴平凡《回鹘史编年》,新疆大学出版社,1992;杨圣敏先生曾校注《资治通鉴》中的突厥回纥史料,参见杨圣敏《〈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郭平梁、刘戈较为全面地总结、提示了迄至蒙元时代的回鹘史史料,参见刘戈、郭平梁《回鹘史指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 2 参见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紀要』31・32、1991、159-174頁; T. Moriyasu, *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ß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4, pp. 192-209; 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第101~123页。

写作始于1072年1月，定稿于1077年1月¹。词典中收录不少与西州回鹘有关的词条，是反映11~12世纪西州回鹘王朝历史的重要材料。此书抄本仅有一件孤本传世，现藏于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国家图书馆（Millet Genel Kütüphanesi），最早由土耳其人日法特（K. Rifat）重抄并刊印，得为世人所知²。此后，德人布罗克曼（C. Brockelmann）据日法特之抄印本编纂词典，首次将《突厥语大词典》所含词条以现代语言公布³。土耳其学者阿塔拉伊（B. Atalay）首次将写本完整翻译成现代语言（土耳其语），并刊布写本原卷的图版⁴。虽然阿塔拉伊可以看到原卷，但其翻译多借助于日法特的抄印本，并非基于对原件全面的语文学研究，因此脱讹较多。20世纪60年代，苏联学者将《突厥语大词典》译成乌兹别克语出版⁵，所据应当是阿塔拉伊的土耳其语译本。克劳森（G. Clauson）在其名著《十三世纪以前突厥语词源词典》（*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中也援引《突厥语大词典》中所出现的词条，均参引自阿塔拉伊刊布的原件图版，但仍有讹误。1963年，胡振华、耿世民先生撰文向汉语读者介绍该文献及其作者⁶。1978年，张广达先生撰文全面介绍《突厥语大词典》的史料价值⁷。我国学者于

1 R. Dankoff,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Mahmud al-Kaşgarî,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ed. and trans. by R. Dankoff, Harvard University printing house, 1982, pp. 6-7.

2 Mahmud al-Kaşgarî, *Kitāb Dīwān Luyāt at-Turk*, 3 vols, ed. by K. Rifat, Istanbul, 1917.

3 C. Brockelmann, *Mitteltürkischer Wortschatz nach Maḥmūd al-Kāşgarîs Dīvān Luġāt at-Turk*, Budapest-Leipzig, 1928.

4 B. Atalay, *Divanü Lûgat-it-türk Tercümesi*, 3 vols, Ankara, 1939-1941.

5 S. Mutallibov, *Turkij sozlar devoni*, 3 vols, Tashkent, 1960-1963.

6 胡振华、耿世民：《〈突厥语大辞典〉及其作者》，《新疆大学》1963年第5期。

7 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第29-42、89页；此据氏著《文书 典籍与西域史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46-66页。

同年开展该文献的翻译工作，先出版了维吾尔语译本 3 卷，后来又出版汉译本 3 卷¹。维吾尔语译本依据阿塔拉伊刊布的原卷图版，并参考其土耳其语译本以及乌兹别克语译本。汉语译本则是译自维吾尔语译本。1982 年，美国学者丹科夫（R. Dankoff）出版《突厥语大词典》的英文本，包括所有突厥语词条的换写、转写、全书的英译以及原卷清楚的图版²。丹科夫的英文本建立在作者直接对原卷进行语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堪称《突厥语大词典》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2005 年，土耳其学者图巴（S. Tuba）又出版了最新的土耳其语译本³。

2. 敦煌出土的回鹘文写本、刻本

在已知的回鹘文出土文字资料中，年代较早的一批出自敦煌藏经洞，属于 9~10 世纪的遗物。英藏和法藏的敦煌文书至今尚未全部刊布，其中回鹘文书的刊布和解读主要依赖于少数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方面成果最为丰富的是法国学者哈密屯（J. R. Hamilton）。他在《9~10 世纪敦煌回鹘语写本》中刊布了英藏、法藏敦煌文书中出自藏经洞的共 38 个编号的回鹘文写本图版，并对文本做出转写、法文翻译和注释⁴。这些写本包括大量的世俗文书和包含历史信息的宗教文献，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之前，他还曾刊布同样出于藏经洞的长篇回鹘文文献《善恶二王子的故事》（法藏 Pelliot chinois. 3509、英藏 Or. 8212/118）⁵，此文献应译自《大方便佛报恩经》的讲

1 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3 卷，民族出版社，2002。

2 Mahmud al-Kaşş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ed. and trans. by R. Dankoff, Harvard University printing house, 1982.

3 Mahmud al-Kaşşari, *Divanü Lugati' t-türk*, ed. and trans. by S. Tuba, kabalcı yayınevi, 2005.

4 J. R. Hamilton, *Manuscripts ouïgours du IX^e -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Paris, 1986.

5 J. R. Hamilton, *Le conte bouddhique du Bon et du Mauvais Prince en version ouïgoure. Manuscrits ouïgours de Touen-houang*, Paris, 1971.